

抗战中建设的滇缅空军基地(上)

◆ 梁昭

基地建设 迫在眉睫

滇缅一带几个空军基地的修建始于1942年5月。当时缅甸的腊戌被日军占领,滇缅公路遭破坏,滇缅铁路也被切断。本来所有的进口物资如军火、汽油、药品、机械,以及为换取这些而出口的物资如钨砂、猪鬃、水银和桐油都是要由这条陆路运输的。所以滇缅陆路交通遭破坏后,我国面临着由于运输问题而造成的外来援战资源全部枯竭的局面。有的老兵回忆说,当时那些来自美国的援华物资全部被困在印度海港,堆积如山,而战场上的国军战士们手持步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杀,伤亡惨重。

尽管盟国美国希望帮助我们开辟一条空中走廊来代替滇缅公路及铁路,可西南一带只有昆明一个机场在跑道的长度和硬度上勉强可以承受得住大型运输机的起降。只有改进机场设备,大运量的空中通道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为此设立了一个“工程委员会”,以筹备空军基地和扩建机场的修建。在空军基地及扩建机场的工程全部完成后,工程委员会有一份总结报告,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工程的始末。比如就当时非建机场不可的紧急局势,“总结”上说:“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缅甸骤变,寇纷抗及南疆,我西南国际通道顿告中断。外来物资接济问题随形严重”,“非加强空中运输”不能解决问题。

其实当时除运输上的需求之外,美国的空军即将入华参战,我国本身也计划增强空军力量,而所面临的也是原有机场数量过少,跑道欠坚

实,设备不完全这样的问题。如已有机场的数量及设备都不足以容纳大量及重吨位的战斗轰炸机,而且机场的仓库房屋缺乏,存置物资及飞行人员住宿办公等处也都成问题。具体地说,那些原有的空军基地的缺陷是建设标准不统一,不规范。由于飞机以前是通过各种渠道从不同国家引进的,各地机场的建设每每是按照各类飞机的起降要求而建,所以建设标准



美国俄亥俄州军事博物馆展出当年滇缅机场修建中用过的石碾

不一,形式各异。各机场场面多为方形,有1000米、800米、600米、500米或400米见方不等。就跑道来说,在长度或硬度上都不符合战斗轰炸机的要求。另外,机场的其他战时设施也很差,如机场缺乏隐蔽机库、飞机掩体等防御空袭的设施,夜航设备也极其落后。为了实现空中运输和空军反攻,修建机场实属迫在眉睫,而

建成的速度和结果都会直接影响整个战局。

参加了滇缅铁路及空军基地的建设。在那里奉职七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最近有机会看到一些“文革”抄家后所归还的有关资料,了解到滇缅路特别是昆明、呈贡、羊街、云南驿、沾益等几个空军基地的修建情况点滴,感叹不已。在此想回顾一下战时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空军基地建设的经过,以追忆我的外祖父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和贡献。

个战局。

环境艰苦 牺牲惨重

这些军事基地的修建昼夜不停。如工程总结报告所述:工地上“日间尘土蔽天,夜间灯火炎炎,彻旦不辍”。“同时在一个工地工作的人数往往在三万以上,而同时在运输的汽车则往往能达到五百辆,日夜交替”。由于美国援助的战略轰炸机B-29和重型轰炸机B-24的飞机起降时要求跑道的长度为2000-3000米,所以加长跑道是各机场扩建工程的一个主要项目。为了保证能够承受压力,跑道的修建过程是:首先要挖掘地面60-80厘米,然后铺设各种尺寸的石头。先是50厘米的巨大石头,然后是狗头石(因其大小如狗头被当地人称为狗头石),在狗头石上铺更小的石子、沙石,最后是细沙石。每铺设一种石料后,都要浇灌黄泥用以注满石头之间的缝隙,然后反复碾压。

落后的技术设备给工程带来了许多困难。比如用黄泥是因为当时没有水泥,而没有压路机他们

则仿造传统工具中用来碾粮食的碾子,做成一些巨大的石头碾子来代替压路机。所做成的大号的石碾有1.8米高,3-5吨重。在今天人们简直无法想象可以用那样原始的工具造机场。作为历史教育,美国的俄亥俄州军事博物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ir Force of United States in Dayton Ohio)保存了一个当年滇缅机场修建中用过的石碾,并在展品说明上写着:“Runways - By Hand”意思是手工铺设的飞机跑道。石碾的背景是上百个军人和民工拉着它碾压机场跑道的场面。巨大的碾子需要众人合力才拉得动。在拉碾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自己身体上的绳子扣在牵动大碾子的绳索上。因为工作时是一百多人拴在一起的,所以遭到敌军轰炸时伤亡总是非常大。

在整个机场施工中困难重重,其中包括财政、购地、雨季影响等方面。首先,建筑工地一带的自然环境相当恶劣:到处是崇山峻岭、大河深峡。当地人回忆说,为了采石等施工的需要要在山里测量其实很危险,有人就在测量中遇难。另外,当地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是雨季。由于气候过于潮湿,在半年雨季里恶性疟疾(当地叫瘴气)多发,蔓延于整个工地。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人因得疟疾而死在工地上。著名记者萧乾回忆到当地瘴气的可怕时曾写道:“同行的一位头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第二天一摸全身凉了,我们当时是席地睡在一座马厩里,他就睡在我的身旁。”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5.我稍稍松了口气

随着现代医学对人体造血系统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的逐渐进展,对白血病的治疗手段也从原先单一的化疗,慢慢发展到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凋亡,使某些类型诸如儿童急淋白血病和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得以长期无病生存。治疗手段的另一重大进展,是造血干细胞移植,使许多类型白血病患者治愈由希望逐步成为现实。然而,不论采取何种途径,最先一律都要化疗,以控制患者骨髓和血液里的癌细胞,杀灭至百分之一以内求得缓解,然后根据白血病类型和患者自身条件,制订下一步治疗方案。

开始几天汪泉各方面情况不错,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药理反应。她与同室两位病友相处也很融洽。左边病床的王老师,患急性淋巴白血病已经多年,在如何对待大病及其护理上,像一位慈祥的长者给汪泉许多有益的忠告和指导。右边的小兰与汪泉年龄不差上下,两人有说有笑,相处得像姐妹似的。病房气氛友好和谐。更让汪泉开心的是,这段时间,每天上下午都有人来医院探望慰问,有她单位领导傅强处长和徐有智总编辑,更多的当然是她的同事和朋友。汪泉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关爱过,前两天自己还寻死觅活,绝望消沉,现在却像明星一样成了众人的中心。那些日子,她从早到晚,不停地忙于应酬,送走一拨又一拨来探病的人。尽管身上手上插着输液管,竟然也跟大家一样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还不时抬起那只空着的手比划着。

然而好景不长。7月20日,当第一个疗程进行到第六天,离结束仅差一天,查血象发现白细胞非常低。按照省中医院规定,患者白细胞如果不到两千,为防止感染,需住层流室进行隔离保护。第一个疗程不得不提前结束。

汪泉刚被隔离保护住层流室时,感到十分新鲜,我们也觉得有了安全感。我们最初对白血病的恐慌心理,随着医生治疗思路的明确,也渐渐平息下来。事已至此,急也无用。趁这相对安

定的空隙,我在家把几天来纷乱的思绪进行了一番梳理,将汪泉得病的前后经过、症状以及目前治疗情况,整理出一份书面材料,通过上海友人和天津女作家谷应,分别向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和骨髓移植中心以及天津血液研究所专家咨询。我后来才会体会到,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属在求医过程中,要尽快从最初的慌乱中摆脱出来,冷静面对,通过各种渠道多方咨询,集思广益,以便自己心中有个大致治疗策略。

上海的两为友人很快为我联系好上海瑞金医院的有关医生,建议我亲自去上海当面咨询。7月25日,我一早赶到上海,咨询了该院血液科李秀松医生和骨髓移植中心胡炯主任。他们一致认为,浙江省中医院无论诊断还是治疗,均思路对头。关键要看未来两周内WBC(白细胞)能否升上来,待血象恢复后复查髓象。如果情况比较理想,继续IA方案,不要轻易更改;倘若情况不理想,则需及时调整方案。总的治疗原则是,尽快控制住白血病细胞群体及其大量增生,解除因白血病细胞浸润而引起的各种临床表现。天津谷应也很快有了反馈,只是天津血液研究所潘医生看了我所提供的材料后,看法与上面两位不尽相同。但三位专家都一致建议像我女儿这种由MDS转化而来的白血病,应争取及早移植。

回杭州第二天上医院吃饭时,向周主任汇报了上海之行,并向她打听汪泉白细胞的情况。“白细胞只有一千”,她说,“此外发现汪泉有皮肤感染、痔疮和肛裂。”我一听白细胞不但没升上来,反而还在继续下降,不免有点着急。周主任安慰说:“白细胞上不来,这是MDS转化来的患者普遍现象,以后会慢慢上来的。至于痔疮肛裂,已经给她加用了马应龙麝香痔疮膏和替硝唑,过几天会下去的。”

过了两天,一直悬在心上的汪泉白细胞,果真升上来,超过两千。我稍稍松了口气。汪泉因此也从层流室里出来,回到原来住的病房。几天后,根据汪泉血象恢复情况,周主任再次给她穿刺,复查髓象。没想到癌细胞居高不下,最主要的一项指标原粒,仍高达15.5%,早幼粒1.0%,两项相加16.5%,距预想目标1%以下相差甚远。不但如此,另外一些相关指标也不好。所有这一切,说明IA方案对汪泉不适合。

34.对这桩婚事她却另有打算

如果很长时间都不去约会,或去了很早回家,祖堃便暗暗发慌,疑心他们为了他的缘故闹别扭了,便一遍遍地问他。娇鹏笑言:“人家祖堃乱朋友要你这样担心做什么?皇帝不急太监!”还问小叔:“我讲得对不对?”祖堃脸红了起来。娇鹏格格笑了,补一句:“啥辰光约景萱姑娘过来,嫂嫂烧几只外国大菜,让她尝一尝!”

祖堃猛然想起,自景萱上回来过,后来他生病了,就再未露过面。对于哥哥的难缠,祖堃刚开始还耐心解释,以后也懒得提了。祖堃门外,越过生铁栅栏,一大片红屋顶赫然在望,女朋友就住在其中的一幢石库门里。祖堃对兄弟说:“请景萱来一次,我有话同她说,怕我这里龌龊,饭就不请她吃了。”祖堃忙否认,还说等阿哥病情稳定一点,她会来的。祖堃摇头叹息:“这样横请竖请,她都推三挡四,一定是不肯来了。唉,只怪我生了这种毛病……”

祖堃虽然对哥哥一番劝慰,但其实,他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冤苦。景萱那一边,却在埋怨他太冷漠、不管不顾。景萱是他高中时的同学,她家住洪福里,毗邻河滨大厦,当她父母知道女儿有了男朋友时,便站在老虎窗前朝上一指,说:“喏,她男朋友就住在大厦上面哎!”仿佛很有面子似的。

祖堃神秘兮兮,总是暗里来暗里去,尽管他多次造访洪福里了,可街坊们却从未看过他的尊容。邻舍问他长得怎么样?景萱娘说:“我倒不觉得——可人家说,他像《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哎!”还无意中漏出一句,毛脚女婿的照片镜框就摆在万象照相馆的橱窗里。邻舍偷偷跑去探个究竟,回来后纷纷称赞。不知怎么让景萱知道了,朝母亲发了一通大火,还说:“好了也没什么;可万一不好呢?叫我一张面孔往哪里放?”

景萱娘催着女儿女婿抓紧些,夜长梦多。实际上,对这桩婚事她却另有打算。那时,洪福里居委会挨家挨户动员,锣鼓一天敲几回,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支边。任凭再唱再敲,景萱娘就是不理睬;要不就说“到新疆去我不反对,不过阿拉景萱马上就要结婚了,我还想早

点抱外孙!”本来,结婚这种事女方急不得,一急,显得很掉价,但锣鼓打得景萱娘实在心烦。终于有一天,祖堃开始向景萱求婚了。景萱娘听了虽然心里直乐,表面上却嗔怪女儿,不该答应太快。有一次,趁女儿没在家,景萱娘便与毛脚女婿谈结婚条件,干脆来个狮子大开口,要这要那,祖堃听了又开心又郁闷,答应不答应都不好,于是就慢慢拖着。“开价”的事他不提,景萱也不知道。婚事就这样耽搁了,景萱娘见没动静,心里未免有气。

这期间,祖堃的哥哥查出得了肝硬化。从此以后,为节省开销,祖堃少吃简用,省下下来补贴家用,哪还拿出那么多钱给祖堃?祖堃心挂两头,同景萱在一起,想到哥哥;同哥哥在一起,却又想起了景萱,结果是两头都不能尽心尽力,因此又自责又愧疚又纠结,闹得寝不安枕。心想:哥哥病重,嫂嫂没工作,孩子一大堆,将来日子可怎么过?这种时候,他即便结了婚,也不能安心。想到哥哥嫂嫂一家待自己亲如父母,恩重如山;养他这么多年,眼下正需要出力的时候,他岂能撒手不管?

更何況,准岳母开出的条件也太难了。想来想去,只能先不考虑结婚。可再一想,哥哥的病没准要拖很长时间,自己当然心甘情愿,那景萱怎么办?凭什么要陪他等下去?

景萱娘见毛脚女婿迟迟不动,屈尊不提条件的事,现在只要婚事订下来,把大红喜帖发出去就行了。没想到这么一逼,祖堃就等于没了退路。于是,他编了一个哥哥想“冲喜”的理由。当景萱听了祖堃违心说出的话,久久不语,突然发笑一声说:“你做的事!现在喜帖都发出去了,亲亲眷眷都知道我要结婚了,叫我怎么做?”无奈,祖堃只得往哥哥身上推。还说,一个人病得这样重,不好拒绝他。景萱听到这一句,立刻反驳说:“是你结婚,还是你哥哥结婚?为什么要他做主?凭什么他讨乡下老婆,要你也学样?说穿了,你是被我妈的话吓着了,吧?你真是一只软脚蟹!”从此,他们见面就吵,各有各的理,都恨对方把自己歪曲了,气得又骂又摔。祖堃尽管感到非常愧对她,但既然想好跟她断了,也不怕撕破脸皮,索性铁了心肠。景萱想不通,怎么突然间变了一个人?

上海霓虹

徐策

